

他们相互亲昵地扑倒在大床上。大床很松软，也很有弹性，应和着身体的节奏，上下弹动，天翻地覆，比刚才地震的动静还要大上几倍。

赵凝

短篇小说自选集

赵凝◎著

名|家|自|选|文|库

選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赵凝短篇小说自选集/赵凝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104-3201-9

I. ①赵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75757号

赵凝短篇小说自选集

作 者: 赵 凝

责任编辑: 赵 涛 鲍翠芳

排版设计: 刘 杰 于超英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策划出品: 北京兴盛乐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388千字

印 张: 24.25

版 次: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3201-9

定 价: 29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花好月圆

这两年，写作渐入佳境，对小说的感觉更为纯粹。短篇和长篇的写作也相互协调，我出版的长篇小说较多，可以说是“常青树”，这些年来连续不断一直在出。但短篇小说集却数目不多，因我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作家，也不喜重复，拒绝了一些善意的邀约，只等厚积薄发。

这一次，我出版这部短篇小说自选集，是应诗人乌蒙之邀来做这部书稿。精选小说的过程很是欣喜，重新发现自己，忍不住赞叹：“这些小说写得是这样美！”

《时光美少女》描写的是一个未来世界的少女落入现时的故事，很像一部美妙的科幻电影（如果我是女导演，一定将它改编成一部电影，挣它六亿票房）。事实上，小说的影视改编我一直都在做，在努力。小说与电影相互映衬，美轮美奂。

“美女作家”这个名头背了许多年，记者采访、电视专访，本人都已做到不再争辩，不再跟他们解释什么是纯文学，什么是纯小说，只是微笑说话，接受采访，然后低头默默做事，写作，写作，还是写作。常常听人说影视圈的什么人是“才女”，很少有人说作家是“才女”的，因为女作家天生就应该是“大才女”。在写作上的才华使我们生存下来，虽是艰难，但也充满骄傲。

本书选入的《密码情人》《生命交叉点》都是具有神秘感和可读性的短篇小说。文字的光影流连，不亚于一部电影，充满艺术之美。

爱文学的同时，就是热爱你自己的内心。

小说是最具想象空间的文体。阅读，愉悦自己的内心。

再次感谢诗人乌蒙的精美策划。

感谢我的读者们，这么多年来，一直追随我，爱我，如同家人。倾心写作多年，现在想来，还是值得。我想起我的小说《双身花》里的一段话，颇能表达我此刻的心境：

她要连夜赶回去，今晚还有一场盛大演出在等着她。大幕开启，她已看到盛世歌舞凝结成隆重的一幕。鲜花、掌声潮水般涌来，挡都挡不住。

更多更大的繁华，是生命回馈给她的华丽补偿。

卷一 艳 遇

- 002 艳 遇
011 密码情人
019 时光美少女
031 地铁香格里
040 少女和三个卡车司机
046 行为艺术
055 镜子里的幸福婚姻

卷二 复活记

- 074 复活记
092 梦境花园
110 花蕊与蛇
116 少女米蓝
122 隐身女孩朵拉
127 生命交叉点

卷三 双梦记

- 164 花之祸

- 172 双梦记
178 宛若独身
200 缠绵随风
218 都市玻璃山
235 问题女人

卷四 仙女的竖琴

- 242 微风弹拨着仙女的竖琴
260 想钱想疯了
282 膨胀的花朵
303 单身女人的头发
312 末日之舞

卷五 午夜芬芳

- 320 午夜芬芳
326 发烧，发烧
344 电话迷宫
364 我们的青春随蝴蝶飞走了

卷 一

艳 遇

艳 遇

苏荷穿件透明衣跟一名男子聊天。在网上。很晚了，她住的那幢楼每一扇窗户灯都熄了，只有她房间的灯还亮着。不是她不想睡，而是睡不着，她下班很晚，每天在电台播完最后一条新闻，时间的指针必定指向夜里十一点。

那男的躲在电脑里，他俩之间有一条若有若无的线。

夜里十一点，苏荷收拾完播音台上的A4纸，还有写在纸的反面那些歪扭不安的提示字，抱在怀里匆匆走下直播间的楼梯。这是一个春天里再平常不过的夜晚，楼下的玉兰花无声无息地开放，又无声无息地坠落，没有人知道。甚至女孩子们原本打算在花树前拍一两张照片的打算，也因公司的一次长例会给冲乱了。

在一个阳光晴好的下午，苏荷看到两个工人埋头在挖玉兰树，就走过去搭讪，问发生了什么情况。其中一个穿黑衫的工人抬起头，用黑白分明的眼球对着苏荷翻了翻，说：“花期已经过了，树就得移走。”

苏荷再问，工人就不再搭腔，埋头干活儿。苏荷站在花树旁愣神儿的时候，兜里的手机发出跳跃般的声响。女孩都喜欢这种活蹦乱跳的声音，生活太沉闷，让声音来点刺激。

电话里冒出来的人，是广告公司的贺晓年。他说“喂”的时候，有点瓮声瓮气，老跟没睡醒似的，听上去有一点慵懒。真人倒并不慵懒，挺精神的一个小伙子。

他是怎么冒出来的呢？苏荷手里拿着电话想了好一会儿，听到对方说晚上想她吃个饭，“就在你们电台附近，你说行不行啊？”

“你别催，让我想想啊。”

“吃个饭还有什么可想的，苏荷小姐，你不会忙得连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吧？”

“有是有，跟谁吃还不知道呢。”

“这么说我要预约?”

“嗯，快下班的时候，我打给你。”

苏荷匆匆收了线。她把手机装兜里继续往前走。电台大楼前面有一个大花园，里面有奇花异草和一个音乐喷泉，在夜晚某个时间，原本安安静静的喷泉，突然之间喷发出来。霓虹闪烁，人影幢幢，水柱幻影，交相辉映。下午光景，这片花园却很安静。

一走进花园，她耳边便会响起一阵奇异的音乐。是刚才在直播间听到的声音滞留在脑海里吗？她找了一把刷了绿漆的公园椅坐下来，眯起眼睛来，享受午后的阳光。现在，她脑海里并存着两个男人，这两个男人似乎都对自己有好感。一个是刚才冒冒失失打来电话，想要邀请她一起吃晚餐的广告公司设计师贺晓年，另一个是盘踞在网上从来不肯露面的神秘人物陈钢。

夜里，苏荷盘着一条腿坐在软垫上，睁大双眼盯着笔记本电脑，等待陈钢在网上出现。

“玉兰树被移走了。”

她心里已经打好了腹稿，准备以这样的口吻开始今晚的聊天。记不清是哪个晚上，这个叫“陈钢”的头像一直在网上闪烁不定。苏荷感到非常好奇，因为他的名字显得太真实了。一般在QQ上使用的名字，都带有几分邪气，不是叫“天生杀人狂”，就是叫“心里有点乱”，只有“陈钢”这个名字，显得平实质朴，如同现实生活中的一个老朋友一般。

午夜十二点零六分，陈钢终于上线了，带着他的一贯的慵懒、莫名其妙，上来就问：“在哪儿呢你？”

“在家。”

“下班了？”

“下班了。”

然后，苏荷就说了那句准备好的话：“玉兰树被移走了。”

从这句话开始，怪事便开始接连不断地出现。晚上的夜聊让苏荷整晚睡不着觉。网聊结束后，苏荷爬上床，平躺在那儿，眼睛睁得比白天还大。陈钢这个怪人说话实在是太奇怪了。当苏荷说出那句“玉兰树被移走了”，他居然说出“这事我知道，当时我就在现场”这样的话来。

他们是网上认识的朋友。他们从未见过面。

“我当时就在现场，在执行一个任务。我就潜伏在那群移花木的工人中间。”他在网上打上这行话，然后他就消失了。这个怪人总是这样，来无影去无踪。

苏荷承认自己对这个神秘男子有好感，但她竭力克制住这种好感，因为在网络上认识的男子，她实在是不敢再碰。她的上一任男友许自立

就在网络上邂逅的，聊天聊出感情，那人从中原小城许城飞到北京，突然出现在苏荷工作的电台门口，就像从天而降一样。

三年前，苏美荷23岁（她的播音名字叫苏荷，本名叫苏美荷）。她漂亮，声音清脆，是人见人夸的好女孩。她从小就有个梦想，想当主持人。为了这个梦想，她一直都在努力。她是一个南方人，普通话对她来说是一个难关。她要报考播音主持系，就必须练好普通话。

她每天坐在家门口，手里拿张报纸练习朗诵。mo、le、ne……她念得好认真啊。每一个拼音都要念上几百遍。她在语言方面并没有太多天分，只是凭着一股韧劲儿，还有从小到大所谓理想的那种东西。

在江南小城，苏美荷也有一位母亲帮她找到的老师。老师名叫慧子，独居。非常有气质。美荷的父母都是公司职员，一直过得平顺殷实的生活，对女儿并没有过高奢望，只是希望她长大后有一份安稳的工作，再找一个好女婿成家立业，他们就心满意足了。

偏偏女儿是个有远大理想的人。她一心想当主持人，再远再难再不可能，她也要完成心愿。她这种坚硬的做派让母亲感到隐隐的不安。苏荷的妈妈文晓燕是个安分守己的女人，对丈夫、对孩子都是无条件地好。女儿说什么，就是什么。女儿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，妈妈一直放任她自由成长，并不对她在功课上、兴趣爱好上过多干涉。

直到有一天，女儿的班主任老师打来电话，说让美荷妈妈来学校一趟。当时美荷的妈妈非常紧张，还以为女儿闯了什么祸事，她一路走一路淌汗，路过一家卖冷饮的小店，她站站脚、歇一歇，顺便买了一瓶冷饮来喝。谁知那冷饮涨满了汽，开瓶的时候喷了她满头满脸。

再回家去洗头已经来不及了。

苏荷妈妈就这么蓬头垢面去见了班主任张老师。张老师是一位面似银盆的大脸盘女老师，伶牙俐齿，说起话来滔滔不绝，且停不下来。美荷妈妈刚被汽水浇湿了头发，心里发虚，站在张老师办公室门口敲门的时候，腿竟抖得不行。

见了面，张老师竟出人意料地和气，还用纸杯给美荷妈妈倒了一杯水，放在她面前。张老师说：“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我们学校最近文理科就要分科了，苏美荷同学执意要上文科班。她数理化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，上文科班是不是有点可惜啊？所以我们把家长叫来，一起商量商量。”

苏荷妈说：“老师，您觉得呢？”

老师说：“我们觉得她还是上理科班比较有前途。”

苏荷妈知道，女儿将来的理想是想当主持人，可在这个面似银盆、

伶牙俐齿的班主任面前，她突然觉得这个不切实际的理想有些说不出口。

这个傍晚，妈妈和女儿做了一次长谈。她们坐在门口的小竹椅上，看着人来人往的行人和车辆，说着各自的想法和心思。

“我要当主持人。”女儿说，“不管有多少困难，我就是要当主持人。”当她说这话的时候，一股巨大的声波将她们母女俩的谈话中断。街上开来一辆式样新奇的轿车，车上放着欧美流行音乐。车窗开着，声波此起彼伏，母女俩再说什么，彼此已经听不到了。

苏荷的命运可以说从此一帆风顺。大学毕业她顺利当上了电台主持人，工资比家乡的同学高一倍还要多，并且工作地点还在北京，这更让苏荷喜出望外。北京是许多文艺青年向往的地方，能来北京工作就等于梦想实现了一半。

但是，苏荷的情感之路却非常坎坷。人生的命运仿佛就是这样，事业爱情不能兼得，老天给你一样，另一样就给得非常吝啬，需要努力方能得来。工作前三年，苏荷一直跟一个名叫许自立的男人绕在一起，耗尽时间精力，虽然工作一点没耽误，但感情上却是遍体鳞伤，旧话不愿重提。

她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名叫陈钢的男人身上。他是稳重的，大方的，他有正当职业，在军队系统工作，更重要的是他不是文艺青年。这一点很重要。上一次恋爱的经验教训告诉苏荷，这年头，文艺青年比贼还可怕。贼是明抢，文艺青年是暗偷。三年时间，许自立花光了苏荷连薪水带奖金一共15万元，到他离开的时候，苏荷的账上只剩下十块钱了。

苏荷喜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。她上一个男友很文艺，现在再找一个就希望他很刻板，很正统，希望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最好是做技术工作的，不油嘴滑舌。

她总是在夜里十一点上网跟人聊天。主要是跟那个叫陈钢的男人聊。陈钢给她的印象很好。她迫不及待想要跟他见面。在聊天的时候，苏荷几次表达了这个意思。男方却出人意料地表达了“不急”的意思，这让苏荷颇感意外。如果换一个男的，姑娘家提出见面，话音还未落地，对方一定打出一连串惊叹号来，表示欢呼。更有甚者，恨不得削尖脑袋钻进电脑，把自己化成一股烟儿，飞呀飞，飞过来，飞到漂亮姑娘身边。

陈钢却不动声色。他越是不动声色，姑娘就越对他有好感。

苏荷不知道此人是聊QQ的高手。他厉害得很。深藏不露。他说他是做保密工作的，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见面。

“你是单身吗？”

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随便问问。”

“你是一个随便的女生？”

“不是。你是一个随便的男人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

……

这样的对话在他俩中间持续了很久。苏荷发现对方打字速度很快，快且匀，是个电脑打字的高手，平时一定经常用电脑工作，或有长期的网上生活经验，用电脑跟各种各样的人聊天。

很快地，苏荷迷上这个网上神秘人物。关注他的一切。希望搜到他的相片。夜里不睡觉，像等待老朋友一样等待他的出现。有时候，这个叫陈钢的男人接连三天不上线，怎么呼叫他也不肯露面。在见不着他的那几日，苏荷就像丢了魂似的，吃不香睡不着，有时在主播台上播新闻，也会一不留神开个小差。

好在她技术过关，否则非酿成大祸不可。她想：“那个叫陈钢的人到底去了哪儿呢？”在她这样想的时候，眼前的电脑打印稿上的汉字正在滚动向前，她必须逐字逐句准确无误地把它们播出来，不能打一个磕巴，吃一个螺丝。

有一天，电台来了个戴棒球帽的广告商，他是个长脸，帽檐遮住眼睛，而且戴着大墨镜。他的样子看上去非常奇怪，好像有意要躲避什么。

苏荷从电脑屏幕上方望出去，正好可以看见外面半透明玻璃过道上来来往往的人。就在她抬头那一刹那，她看见一大群人簇拥着“棒球帽”广告商兴冲冲地往里走。第一眼看过去倒也没什么，待到低下头再看第二眼，忽然看见他十字挂链在颈间一闪，苏荷想起陈钢在网络聊天时，曾经聊到过细节：他酷爱银质十字挂件，经常佩戴。

“你穿黑色T恤，脖子上戴一条银质十字挂件。”

那夜聊天时苏荷灵感闪现，眼前突然出现了陈钢的清晰图像，特别是那条十字项链。对方在网络上“嘿嘿”笑起来。

“这个男人会不会就是陈钢呢？”一想到这个问题，苏荷突然感到坐立不安。她拼命按动键盘快速打字，等那一群人从眼前走过去，她发现她打错了字，屏幕上出现一连串“陈钢”。从此以后，这个叫“陈钢”的人变得无处不在。当然可能不是他，只是苏荷的幻觉，但这种无处不在的幻觉惹得人心烦。有时夜里在电脑上见到他，就问他白天去了哪里，在哪里吃的晚饭，以印证白天的幻觉。他总是说得含糊其辞，有时候恰巧对上，在电脑一端的苏荷心就怦怦直跳。

他们在网上整整热聊了三个月，终于到了该见面的那一天。约好晚

上九点在“精彩吧”网吧见面。“精彩吧”就在苏荷他们电台楼下，因是专业网吧，网速快，有不少少男少女来这里打游戏。他们打扮怪异，嘴里嚼着口香糖。苏荷从未进入过那家挂着水晶珠链帘子的网吧。她在台里上网。她从不打电子游戏。

她进入其中，交了押金，找一个地方坐着，把手机放在台面上，等待它适时响起。等待的滋味可真不好受。她一个不玩游戏的女孩，夹杂在一堆乌烟瘴气的臭小子中间，好像一只光滑的鸡蛋掉进了一堆乌漆麻黑的烂泥里，突兀又别扭，她只好调开QQ界面随便找个人聊天，刚一上线还没寻到认识的人，这边手机铃声就活虾乱跳似地响起来。

“喂，你在哪儿？”

“在柜台旁边。”

“噢。”

苏荷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扭着脖子朝柜台那边张望，她看到一个中等个子理平头的男人举着手机也在朝这边望，就慌慌张张离开座位去找那个人。

一切都像想象中的一样。他带她去旁边咖啡店里坐坐。他们并不陌生，甚至彼此感觉就像老熟人一样。一人点了一杯咖啡。那人沉默，听苏荷说话。苏荷聊起上一任男朋友“文艺青年”，她说那人有病，总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演员，整天把“拍戏”“拍戏”挂在嘴边。其实他屁都不是，就是一混混。

“你怎么这么说他？”

“这么说他还是轻的！还说是演员呢，成天问我要钱，各种各样的名目，三五百一天花完，五六千也就支持一个礼拜。我都不知道他把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。”

“那还不是你惯的。人哪，就是这样，一物降一物。”

“对了，不该跟你说这些的。你看咱俩刚见面，说点高兴的事吧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在网上总是听你说得含含糊糊的。”

“噢，我是做保密工作的……部队系统的……有些东西不能随便说。”

“好，不能说我就不问了。我就喜欢有正当职业的男人。我对那些文艺青年、小混混真是看得够够的，在网上碰到的男人，一半以上都是文青。”

“那我呢？”

“你不是。”

苏荷有些害羞起来。她无法掩饰对这个新认识的男人的好感，不停地喝着那杯热咖啡，脸喝得越来越红，像一朵在空气中慢慢开放的花儿一样。

“你，爱上我了吗？”他就这么直接问。

“对，我爱上你了。”她就这么直接答。

四目相对，都有电光火石之感。紧接着苏荷的世界摇晃起来，楼板 and 桌子都发出扑簌簌的响声，事后查到是一个遥远的省份地震了，地心能量波及此地。按说震感是非常微小的，但苏荷却感觉到了强烈的震撼。

他们以最快速度离开咖啡馆，去了苏荷在电台附近租住的住处。在电梯里两人的身体已情不自禁粘在一块儿，像两只外人很难掰开的、冻在一起的速冻水饺。

他们的心怦怦狂跳、怦怦狂跳，以至于电梯的地板都跟着一起抖动起来，“咣当”“咣当”，一下，两下，然后在21层的楼面稳稳当当停下来。他俩都松了一口气，手拉手从电梯里走下来。这一刻，苏荷有种幻觉，他俩是已经相恋许多年的一对儿，而绝非在一个小时之间刚刚见面。

穿过灯光幽寂的过道，他俩谁也没说什么。两旁是紧紧关闭着的深棕色的单身公寓房门，一模一样的式样，没有人出入，房门紧闭。他们终于来到了属于他们的那扇门——2109，苏荷拿着钥匙的手抖得不行，男人小声说了句“别激动”就接过钥匙帮她把门打开了。

进了门，他们相互亲吻着扑倒在大床上。大床很松软，也很有弹性，应和着身体的节奏，上下弹动，天翻地覆，比刚才地震的动静还要大上几倍。他的抚摸很有力道，不像前任男友那样软弱无力。前任男友许自立吹嘘的时候比谁都强，到动真格的时候却是软弱的。这是他俩经常吵架的真正动因。陈钢是实干家，没有花招也不吹嘘，就是让实力说话。

“你好像……很久没有做爱了。”

“很久了。”

“以前的男朋友怎么样？”

“不怎么样。”

“怎么不怎么样？”

“他差不多是个废人……就会吹……嘴硬得很。”

陈钢怜爱地把苏荷搂进怀里，万般温柔地搂着她说话。他问她老家在哪儿，父亲是做什么的，母亲是做什么的，电台新闻主播具体又是怎样工作的。两人平躺在床上说话，说着说着他的手又摸上来，两人再又缠绵一次。

“这个人是多么好、多么会缠绵啊！”

苏荷躺在这个人强壮的身子底下，一次次感受他强有力的冲击。她想如果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，那该多好啊！他们在一起白天工作，夜里亲热，年纪大一点，再生一个儿子或者女儿，有小宝宝在屋子里跑来跑去，那才像个家呢！

从此，陈钢就把苏荷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下班晚了，或者要加班什么的，都会提前打电话来说一声，像个结婚已久的居家男人。他有时候也会“消失”一段时间，说是执行公务去了。对于这段爱情，苏荷是满意的。也打电话告诉了家中的父母，说自己交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男朋友，是做保密工作的，有正经职业，人很可靠，交往一段时间，他们就打算把婚事办了。

生活中陈钢几乎没什么朋友。对于苏荷这边的电台朋友，陈钢也是表现得相当低调，能不见就不见。他的理由是他是做保密工作的，不能接触太多人。

有天苏荷的一位电台同事过生日，大家聚在蓝妹妹KTV里嚎歌，玩得正热烈，苏荷的手机在兜里突突地跳。幸好她事先调到震动，否则根本听不见。电话是陈钢打来的，他说他就在蓝妹妹酒吧门口，他说他想回家拿点东西，让苏荷送钥匙给他。

苏荷说：“你进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？”

陈钢说：“不了。”

苏荷说：“你到底怕什么？他们又不会吃了你！”

陈钢说：“笑话！你们一帮小女孩，我怕什么！”

苏荷到前厅大堂来找陈钢。她来到“蓝妹妹”前厅，偌大的前厅孤零零就站着他一个人，蓝莹莹的光焰之中，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通体透明的冰人，西装还是那套黑西装，头发还是那头标准的西式小分头，可怎么看怎么像个不真实的假人。

“进去坐坐吧？”

“不了，我拿了钥匙就走。”

“又不让你唱歌。”

“不了不了，”他说，“亲爱的，我真的不喜欢那种场合。你们玩吧！”他拿了钥匙就飘然而去，速度快得就像一束光。

夜里苏荷回到家中，倒头就睡。她压在一个人身上。她喝得有点多。她没开灯，对着那个人说了许多话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却发现床上只有自己一个人。陈钢昨晚有没有来过？还是凌晨拎着包离开的？苏荷感到迷惑。她又想起昨天在“蓝妹妹”前厅看到的那个不真实的“假人”。

这天下午，苏荷遇到了一个小插曲，他以前的男朋友许自立忽然到电台来找她，他扭着身子好话说尽，苏荷听了半天才听明白，原来他是想跟自己恢复情侣关系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一个废物软蛋还想来害人？苏荷也没客气，说了一堆损他的话，其中有一句是“你就是个阳痿”，这句

话像把剑似的直击对方要害，许自立的脸白一阵、绿一阵，已经不是人脸的颜色。

就在这时，电台里人潮涌动起来，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面跑去，嘴里喊着“抓住了”“抓住了”。苏荷抓住同事小李问，到底出什么事了。小李说，本市刚爆出一条新闻，有个男的以假军人身份在网上骗得11个女朋友，其中4个与之结婚，3个有孩子。此男子整天游走于这几个“家”之间，直到身份暴露。

苏荷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她的腿变得好沉，沉得好像挂了沙袋，步子怎么迈也迈不开。大屏幕上出现了刚抓住的那骗子的脸，那张脸被越放越大，越放越大。那个有4个老婆、11个女友、3个孩子的男人，正是陈钢。

“自己跟他的关系，要不要说出去呢？”

就在苏荷犹豫不决的时候，身旁那个女孩手指滴答地上网，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，开始了新一轮网上恋情。